

清华培养我成长

○徐有邻（1966 土木）

1960年，刚满17岁的我迈进了清华园的大门。实际上我对清华并不陌生，因为在此之前我的堂兄徐贻璜（1956机械）和哥哥徐孝蔚（1959动力）已先后在清华学习。早在初中时我就下定决心，此生非清华不上，非清华不进。想不到这样一个懵懂少年的立志，竟成就了我与清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。我一生的最大幸运，是有机会三次进入清华园，在12年间接受了众多恩师的教诲。清华是我的母校，也是哺育和培养我成长的母亲。



徐有邻夫妇、徐孝蔚夫妇合影（自左至右），两兄弟既是校友还是连襟

入学不久，我们就面临三年经济困难的考验。然而在那样艰苦生活的条件下，师长们依然清操自守、认真教学，校园中仍弥漫着潜心向学的浓厚风气。这一切给我以极大的教育，我很快成熟起来，并暗下决心，要努力学习，将来做出成就。这人生第一步所确立的志向一直激励着我，至今仍成为我工作的动力。

那几年勤奋学习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，使我终生受益。特别是吴明德、杨式德、王鲁生、包世华、古国纪、匡文起等老师的“力学”课程，罗福午、施士升、王国周、方鄂华、何高勳等老师的“结构”课程，给我以清晰的力学概念和丰富的结构知识，在我毕业后几十年的设计、施工、科研工作中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我的科研起步始于清华的“因材施教”。包世华、滕智明、施岚青老师的引导，使我初次尝试了查阅资料、翻译外文、摘写笔记、结构计算、试验研究及结论分析的科学研究全过程。这些当时写成的小论文和报告，现在看来极其简单、幼稚，但却使曾经学过的专业知识变得形象、生动起来，加深了我对力学和结构的理解，并开始学会了创造性思维。

1965年我进入“地下防护工程科研组”做毕业科研。先后师从施岚青、沈聚敏、陈肇元老师从事理论分析及试验研究。三位老师治学各具特色，但共同点都是对我

严厉而不失信。许多科研方案、试验分析、理论推导甚至研究结论都放手让我半独立地完成，最多在关键时刻稍加指点。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启发了我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，使我对探索未知规律的科研试验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他们是引导我走上终生从事科研道路的启蒙者。

1966年，踌躇满志的我参加了“文革”前的最后一届研究生考试，并决心献身我国的结构科研事业，不幸的是“文革”使这一切成为泡影。努力学习和立志钻研成了“修正主义苗子”。在失意和彷徨中度过一年半后，我匆匆离校并被下放到山区三线施工现场当混凝土工人，接受“再教育”，一去就是十年。限于环境和条件，不仅当年的抱负和雄心成了梦想，连从事一般技术工作的机会也难以求得。我曾经心灰意懒，也有过自暴自弃的想法，但母校和师长们的教育使我终于没有消沉下去。

在那十年里，每次回京总要到清华怀旧。萧瑟的校园已非昔比，但拜望曾经教育过我的师长，却使我深感“自强不息”清华传统的顽强生命力。我曾向滕智明、施岚青老师请教问题，看到这些身处逆境仍默默奉献的师长，我羞愧难当，同时也获得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力量。可以说，在那岁月蹉跎的十年里，清华已成为我不甘沉沦的精神支柱。

恶梦一般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过去，1978年开始恢复研究生制度，我参加考试并有幸成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清华研究生。当我含泪重新迈进清华校门的时候，那感觉就像在暴风雨中苦苦挣扎的小舟终于返回了宁静的港湾。清华，我终于又回

到了你的怀抱！人到中年，荒废多年后再度学习曾使我备感困难，但我必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后，我终于适应了学习生活，并很快进入了研究状态。我迅速赶上了学科发展的步伐，同时压抑已久的钻研精神和创造欲望得到发挥。

我选择导师施岚青，继续中断多年的试验研究。与当年那个年少心盛的“我”相比，少了几分思维活跃的锐气，但研究更加缜密踏实，这是十年实践磨砺的结果。1981年1月我顺利通过答辩，成为“文革”后第一批获得硕士学位的幸运儿。

1981年，我被分配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，才真正开始科研的起步。尽管已年届不惑，但从最基础的试验研究开始，踏实勤奋地工作，终于迅速在若干领域内做出成绩，并很快独立主持科研项目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使我深感自己的不足，为了追赶学科发展的前沿，我决心再度深造。1987年，我第三次投考清华并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。

在兼职负担单位繁重工作的同时，还要在清华听课进修并完成学位论文，紧张和压力难以尽言，但是我充满信心地坚持了下来。向王传志、江见鲸老师系统学习了现代“混凝土力学”的理论知识，并在导师过镇海指导下运用所学的最新知识，进行了高难度的深入分析。导师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，试验研究及理论分析困难重重，论文撰写的过程漫长而艰苦。然而当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优秀评价后，我才感悟到这些巨大付出是值得的。在多年科研积累基础上的这次深造，结构理论水平上了一个台阶，使我能够以更高层次的思维

□ 我与清华

来分析思考试验研究中的各种现象。1990年，我如愿以偿获得博士学位。然而，我收获的远不只是学位，导师的正直处世态度和严谨治学作风的无言身教，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一直保持与清华的密切合作，这不仅因为

我能从中受到教益，能够为母校服务也是我的最大心愿。2000年，我被聘为土木工程系兼职教授，2005年又被土木水利学院聘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督察员。五十多年来，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直不断连系着清华，我深情地挚爱清华，清华是哺育和培养我成长的母亲。

勇于担当 敢于超越 推进国防装备现代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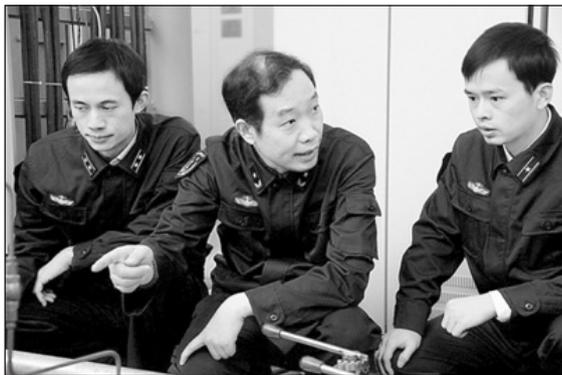
○马伟明（1996博电机）

我于1987年在海军工程学院（现为海军工程大学）获船舶电气工程专业硕士学位，导师是张盖凡教授（1951电机）。毕业后我留在导师身边，成为一名军校教员。在实际教学与科研工作中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深感学力不足。经导师推荐，于1993年2月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，师从郑逢时教授。我十分珍惜这次深造的机会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通过刻苦攻读，学习成绩均优，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生，1996年毕业，博士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，并获优秀工程实践奖。

在清华学习期间，郑逢时、王祥珩、姚若萍等众多教授的悉心指导，奠定了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；母校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更是激励我战胜困难、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。2001年，我有幸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现在担任海军工程大学

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，舰船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，海军少将，专业技术一级。

回顾近30年的科研创新之路，我深深体会到，作为国家和军队培养的院士，必须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、军队战斗力为己任，以打赢未来战争为目标，勇于担当，敢于超越，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实践，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

马伟明院士（中）与课题组人员在一起